

《古董店裏的小天地》

一家越南人開的雜貨店，賣的是東方的布料衣物，碗碟茶具，十元八塊，就可以買到一份小禮物。主要的顧客，都是法國年輕人。只因靠門處，放了一個民初的雙喜瓷缸，我就懷着好奇心，進去看看。店主是個兒孫滿膝的老婦人，笑臉迎人。雖然年過七十五（我去的那天前夕，剛好是她的壽宴），她還親自到中國去進貨，一年跑三、四趟。

店內設有兩個高高的，分格的玻璃式櫃，內裏面放了一些玉石的小擺件。正好有兩三枚，是我在找的玉豬（見上一則《週末談》）。刻工不錯，色彩也有點古味，就買下，她還給我打個小折扣。從那天起，我午飯後出去散步，總去她的店溜溜，看看有什麼合心意，而標價也不太高的小玩意。

白而曼對宜興的小茶壺和印章，情有獨鍾，所以我對這兩種的擺品，特別留意，稍微貴些，也不在乎。然而，現下宜興壺和石印，在巴黎和瑞士洛桑的古董店，都给搜購一空，可以說是“絕唱”了。

也許機會不負有心人。本月初，我竟然碰上一個宜興茶壺，不是一般的宜興壺，是明末清初，鼎鼎大名的，時大彬茶壺！



據報導，現在傳世的時大彬茶壺，僅有六個，都分藏在國內六個大城市的博物館裏。那麼，我買到的，是流失在外的第七個嗎？沒人會相信吧？壺底鈐有“時大彬制”四字行書款，那算不了什麼，時大彬生前，假貨早已充積市場了！可是，誰又能說，我碰上的，是百分之百的贗品呢？按我所知，別說肉眼了，目前的科學鑒測能力，也還沒法作出絕對的判定。我這個壺，假的可能性，最多只可以說是百分之九十九。那剩下的百分之一的，就算千份之一的存疑，可以認作是個“懸念”，心理上，已“值回價票”了！

我買到的這個“大彬壺”，從壺身周圍的些微損耗，可以推測，起碼有三、四代人把玩過。恕我敝帚自珍，一個世紀前的“假”，今天也許可以自慰，當作“半真”吧。

茶壺難求，水烟壺却有的是！我買了好幾個瓷器水烟壺，扁扁的，像個大柿餅，跟我家藏那具青銅的水烟壺，完全不一樣。這些瓷烟壺，壺底都鈐有“大清乾隆御製”印款。老闆娘說，貨源是越南，而不是從中國買回來的。

這兩天，我又從這家古董店，買到兩個較少見的，圓桶形水烟壺，壺底也都分別鈐了“大清乾隆御（？）製”和“居仁堂製”。

“大清製”的那個，上彩不均勻，明顯是次貨。然而這是歪打正着，次貨的假的成份，理應比較低的。固然，次貨也常會作得很馬虎，可是，我這件次貨的深綠的的色，是很惹人愛的，所以我相信，這個圓桶形水烟壺的件真品，對我來說，更是件珍品。



居仁堂製的那個，畫有《紅樓夢》的八個女性的圖像 — 寶釵、史湘云、惜春、妙玉、迎春，其餘三人的名字，給鑲嵌在壺身的銅條蓋住，看不見。畫像很精緻，色彩也和諧清晰，質量頗高。居仁堂是清末皇室裏的一個堂名。他們監製的瓷器，到袁世凱年代還在用。袁世凱 (1859—1916) 失勢後就散失，有些賣到東南亞地區去了。

